



列傳第五十八

南史六十八

李

延壽

趙知禮

蔡景歷子敬

宗元饒

韓子高

華皎

劉師知

謝歧

毛喜

沈君理

陸山才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隴西人也父孝穆梁候官令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陳武帝之討元景仲也或薦之引為書記知禮為文略速每上投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由是恒待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武帝征侯景至白

茅灣上表於梁元帝及與王僧辯論軍事其文並知禮所
製及景平授中書侍郎封始平縣子受命位散騎常侍
太府卿權知領軍事天嘉元年進爵為伯王琳平授吳州
刺史知禮沈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文帝輒令璽書問之
再遷右將軍領別軍將軍卒贈侍中謚曰忠子元恭嗣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也祖點梁尚書左戶侍郎父
大同輕車岳陽王記室參軍景歷少俊爽有孝行家貧好
學善尺牘工草隸為海陽令政有能名在侯景中與南康
嗣王會理通謀匡復事泄被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免因
客游京口侯景平陳武帝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

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輟文無所改帝得書甚加欽賞即
日授征北府中記室參軍仍領記室衡陽獻王昌為吳興
太守帝以鄉里父老尊卑有數恐昌年少接對乖禮乃遣
景歷輔之承聖中遷記室武帝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
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歷援
筆立成辭義激事皆稱旨及受禪遷秘書監中書通事
舍人掌詔詰永定二年坐妻弟受周寶安餉馬為御史中
丞沈炯所劾降為中書侍郎舍人如故三年武帝崩時外
有強寇文帝鎮南皖朝無重臣宣后呼景歷及江大權杜
稜定議秘不發喪疾召文帝景歷躬共宦者及內人密營

敘服時既暑熱須營梓宮恐斤斧之聲聞外乃以蠟爲祕器文詔依舊宣行文帝即位復爲祕書監舍人如故以定策功封新豐縣子累遷散騎常侍文帝誅侯安都景歷勸成其事以功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爲侯常侍舍人如故坐妻兄劉裕依倚景歷權前後姦詭并受歐陽威餉絹百匹免官華皎反以景歷爲武勝將軍吳明徹軍司皎平明徹於軍中輒戮安成內史楊文通又受降人馬仗有不分明景歷又坐不能匡正被收久之獲宥宣帝即位累遷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仍復封邑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侵所向克捷大破周梁士牙於呂梁方進圍

彭城時宣帝銳意河南以爲指麾可定景歷稱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帝惡其沮衆大怒猶以朝廷舊臣不加深罪出爲豫章內史未行爲飛章所劾以在省之日賦汚狼籍帝令有司案問景歷但承其半於是御史中丞宗元饒奏免景歷所居官徙居會稽及吳明徹敗帝追憶景歷前言即日追還以爲征南鄱陽王諮議數日遷貞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以本爵封入守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午後景歷拜日適逢輿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卒官贈太常卿謚曰敬十三年改葬重贈中領軍禎明元年配享武帝廟庭二年車駕

親幸其宅重贈景歷侍中中撫軍將軍謚曰忠敬給鼓吹
一部於墓所立碑景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叙事應機
敏速為當時所稱有文集三十卷子徵嗣江大權字伯謀
濟陽考城人位少府封四會縣伯太建二年卒於通直散
騎常侍

徵字希祥幼聰敏精識強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河南
褚翔嗟其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
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
以其有王祥之性更名字焉陳武帝為南徐州召補迎主
簿尋授太學博士太建中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東宮領直

襲封新豐侯至德中位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掌詔諸事
授左戶尚書與僕射江物知撰五禮後主器其才幹任
寄日重遷吏部尚書每十日一往東於皇太子前論述
古今得喪及當時支務又敕以廷尉獄事無大小取徵
議決俄敕遣徵收兵士自為部曲徵善撫卹得物情旬
月之間眾近一萬位望既重兼聲位崇灼物議咸忌憚之
尋徙中書令中書清簡無事或云怨言後主聞之大
怒收奪人馬將誅之左右致諫獲免植明二年隋軍濟江
後主以徵有幹用令權知中領軍事徵日夜勤苦備盡心
力後主嘉焉謂曰事寧有以相報及決置於鍾山南岡敕

徵守宮城西北大營尋令督衆軍戰事唯亡隨例入長安
徵美容儀有口辯多所詳究至於士流官宦陳宗戚屬及
當朝制度憲章儀軌戶口風俗山川土地明無不對然性
頗便佞進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
田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茲徵不自量揆
紊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加啓拜訖即
進還徵不脩康隅皆此類也隋文帝聞其敏晤召見顧問
言輒會言然累年不調久之除太常丞歷尚書戶部儀曹
郎轉給事郎卒子翼位司徒屬入隋爲東宮監子士
宗元饒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學以孝聞仕梁爲征南府外

參軍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元饒與沛國劉師知同
爲主簿陳武帝受禪稍遷廷尉卿尚書左丞宣帝初軍國
務廣事無一不以貫之臺省號爲稱職遷御史中丞知
五禮事時合 刺史陳襄賊沔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令
人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免之吳興太守武
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等驕蹇放橫元饒案
奏皆見削黜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事明練政體吏
有犯法政不便時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糾正多所裨益
遷南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人租課存問高年拯救
乏絕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散騎常侍後爲吏部

尚書卒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都下景平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為摠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欲還鄉里文帝見而問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蛮子帝改名之性恭謹恒執備身刀及傳酒炙帝性急子高恒會意言稍長習騎射頗有膽決願為將帥及平杜龕配以士卒文帝甚愛之未嘗離左右帝嘗夢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文帝之討張彪也沈泰等先降帝據有州城周文育鎮北郭香巖寺張彪自剡縣夜還襲城文帝自北門出倉卒聞文軍入擾

亂唯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酬答於閭中又往慰勞衆事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入文育營曰共立柵明日敗彪彪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士歸之者甚衆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封文招縣子及王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附之其有所論進帝皆任使焉天嘉六年為右衛將軍文帝不豫入侍醫藥廢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宣帝入輔子高兵權過重深不自安好參訪臺閣又求出為衡廣諸鎮光大元年八月前上虞縣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宣帝在尚書省回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子高預焉執送

廷尉其父與到仲舉同賜死父延慶及子弟並原有
華收晉陵既陽人也世為小吏皎梁代為尚書比部令史
侯景之亂事景之黨土偉陳武帝南下文帝為景所囚皎
遇文帝甚厚及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皎為都錄事深
見委任及文帝平杜龕都配以甲兵御下分明善於撫接
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天嘉元年封懷仁縣伯王琳東下皎
隨侯瑱拒之琳平知江州事後隨都督吳明徹征周迪迪
平以功進爵為侯仍授都督湘州刺史皎起自下吏善營
產業又征川洞多致銅鼓及生口並送都下廢帝即位改
封重安縣公韓子高誅後皎內不自安光大元年密啓求

廣州以觀時主意宣帝偽許之而詔書未出皎亦遣使引
周兵又崇奉梁明帝士馬甚盛詔乃以吳明徹為湘州刺
史實欲以輕兵襲之慮皎先發乃前遣明徹率眾三萬乘
金翅直趣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眾五萬乘大
艦繼之時梁明帝遣水軍為皎聲援周武帝遣衛公宇文
直頓魯山又遣柱國長湖公元定攻圍郢州梁明帝授皎
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陽內史任蠻奴巴陵內史潘智
虔岳陽太守章昭裕桂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並隸
於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因為之用帝恐上流
宰守並為皎扇惑乃下詔曲赦湘巴二州其賊主帥節將

廷尉其父與到仲舉同賜死父延慶及子弟並原有
華皎晉陵既陽人也世為小吏皎梁代為尚書比部令史
侯景之亂事景之黨土偉陳武帝南下文帝為景所囚皎
過文帝甚厚及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皎為都錄事深
見委任及文帝平杜龕都配以甲兵御下分明善於撫接
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天嘉元年封懷仁縣伯王琳東下皎
隨侯瑱拒之琳平知江州事後隨都督吳明徹征周迪迪
平以功進爵為侯仍授都督湘州刺史皎起自下吏善營
產業又征川洞多致銅鼓及生口並送都下廢帝即位改
封重安縣公韓子高誅後皎內不自安光大元年密啓求

廣州以觀時主意宣帝偽許之而詔書未出皎亦遣使引
周兵又崇奉梁明帝士馬甚盛詔乃以吳明徹為湘州刺
史實欲以輕兵襲之慮皎先發乃前遣明徹率衆三萬乘
金翅直趣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
艦繼之時梁明帝遣水軍為皎聲援周武帝遣衛公宇文
直頓魯山又遣柱國長湖公元定攻圍郢州梁明帝授皎
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陽內史任蠻奴巴陵內史潘智
虔岳陽太守章昭裕桂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並隸
於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因為之用帝恐上流
宰守並為皎扇惑乃下詔曲赦湘巴二州其賊主帥節將

並許開恩出首皎以大艦載薪因風放火俄而風轉自焚
皎大敗乃與戴僧朔奔江陵元定等無復船度步趣巴陵
巴陵城已爲陳軍所據乃降送于建鄴皎遂終於江陵其
黨並誅唯任蠻奴章昭裕曹宣劉廣業獲免

劉師知沛國相人也家本素族祖奚之齊淮南太守以善
政聞父景彥梁司農卿師知本名師智以與敬帝諱同改
焉好學有當務才博涉書傳工文筆善儀體臺閣故事多
所詳悉紹泰初陳武帝入輔以師知爲中書舍人掌詔誥
時兵亂後朝儀多闕武帝爲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
注多師知所定梁敬帝在內殿師知起而侍左右及將加害

師知詐帝令出帝覺遶牀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不
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
報陳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
不對武帝受命仍兼舍人性疎簡與物多忤雖位官不遷
而任遇甚重其所獻替皆有弘益及武帝崩六日成服時
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坐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
文阿議宜服吉師知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礼案梁昭明
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衰斬唯著鎧不異此即可擬
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坐須服衰經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德
藻謝岐等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啓取左丞徐陵決

斷陵云案山陵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
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爲衰經若言公
卿胥吏並服衰經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文物並
吉司事者凶豈容衽經而奉華蓋衰衣而升玉路邪同博
士議謝歧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宮還山陵實如左丞議但
山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
苴衰爰至士禮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闕成服今
謂梓宮靈哀共在西階稱爲成服亦無鹵簿直是爰自胥
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衰經案梁昭明太子薨略是
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

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平書不異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愚意
或謂與成服有殊陵重若云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
議多成怨府傳玄見尤於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三
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羣賢更申揚榘
丈阿猶執所見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議奏聞上從師知
議遷鴻臚卿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尋起爲中書舍
人復掌詔詰天康元年文帝不豫師知與尚書僕射到仲
舉等入侍醫藥帝崩豫顧命宣帝入輔師知與仲舉等遣
舍人殷不佞矯詔令宣帝還府事覺於北獄賜死初文帝
敕師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爲十卷

謝歧會稽山陰人也少達梁太學博士歧少機警好學仕
梁爲山陰令侯景亂流寓東陽景平依于張彪彪在吳郡
及會稽庶事委之彪每征討恒留歧監郡知後事彪敗陳
武帝引參機密爲兼尚書右丞時軍旅屢興糧儲多闕歧
所在幹理深被知遇永定元年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
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贈通直散騎常侍弟矯篤孝
爲通儒

毛喜字伯武柴陽武人也祖稱梁散騎侍郎父栖忠中
權司馬喜少好學善草隸陳武帝素知之及鎮京口命喜
與宣帝往江陵仍敕宣帝諮稟之及梁元帝即位以宣帝

爲領直喜爲尚書功論侍郎及和 平江陵喜與宣帝俱遷
長安文帝即位喜自周還進和如之策陳朝乃遣周弘正
等通聘及宣帝反國又遣喜入周以家屬爲請周冢宰字
文護執喜子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後
王還天嘉三年至都宣帝時爲驃騎將軍仍以喜爲府諮
議參軍領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詞也文帝嘗謂宣帝曰
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子宜用叔爲稱宣帝以訪喜喜
即條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之文帝
稱善文帝崩廢帝沖昧宣帝錄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
矯太后令遣宣帝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厝言喜即馳入

謂宣帝曰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至重願加三思
竟如其策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通謀其事未發喜
謂宣帝曰宜簡人馬配與子高并賜鐵炭使脩器甲宣帝
曰子高即欲收執何更如是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
子高受委前朝名爲杖順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圖之一
壯士之力耳宣帝卒行其計及帝即位除給事黃門侍郎
兼中書舍人典軍國機密宣帝議北侵敕喜撰軍制十三
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論定策功封東昌縣侯以太子右
衛率右將軍行江夏武陵桂陽三王府國事母憂去職詔
封喜母庾氏東昌國太夫人遺負外散騎常侍杜緬圖其

墓田上親與緬索圖指畫其見重如此歷位御史中丞五
兵尚書參掌選事及得淮南之地喜陳安邊之術宣帝納
之即日施行帝又欲進兵彭汴以問喜喜以爲淮左新平
邊人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未若安人保境斯久
長之術也上不從吳明徹卒俘于周喜後歷丹陽尹吏部
尚書及宣帝崩叔陵構逆敕中庶子陸瓊宣旨令南北諸
軍皆取喜處分賊平加侍中初宣帝委政於喜喜數有諫
爭事並見從自明徹敗後帝深悔不用其言謂表憲曰一
不用喜計遂令至此由是益見親重喜乃言無回避時皇
太子好酒德每共親幸人爲長夜之宴喜嘗言之宣帝太

子遂銜之即位後稍見踈遠及被始興王傷創愈置酒引江搃以下展樂賦詩醉酣而命喜于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見之不懌欲諫而後主已醉喜言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謂江搃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病但欲阻我懽宴非我所爲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喜欲將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對曰終不爲官用願如聖旨傳綽爭之曰若許報讎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與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至德元年授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奉秩政弘清靜人吏安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接而素無備喜乃脩城隍器械又遣兵援建安賊

平授南安內史禎明元年徵爲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道卒有集十卷子處沖嗣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祖僧叟梁左戶尚書父巡元帝時位少府卿魏平荊州梁宣帝署金紫光祿大夫君理美風儀博涉有識鑒陳武帝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致謁深見器重命尚會稽長公主及帝受禪拜駙馬都尉封永安亭侯爲吳郡太守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君理摠集士卒脩飾器械深以幹理見稱文帝嗣位累遷左戶尚書天嘉六年爲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自請往荊州迎柩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境乃遣長兄君嚴往焉及還將

葬。贈巡侍中領軍將軍謚曰敬子。太建中歷位太子詹事。吏部尚書宣帝以君理女為皇太子妃。賜爵。君薨。後位侍中尚書右僕射。卒。贈翊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憲。君理弟君高。君公。君高字季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能。位衛尉卿。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甚得人和。卒。謚祁子君公。自梁元帝敗。後常在江陵。禎明中與蕭瓛蕭巖叛。隋歸陳。後主擢為太子詹事。君公博學有才辯。善談論。後主深器之。陳亡。隋文帝以其叛亡命。斬于建康。君理弟叔邁亦方正。有幹局。位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也。祖翁寶。梁尚書水部郎。父汎。

中散大夫。山才倜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績績弟綰並欽重之。紹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以山才為長史。政事悉以委之。文育南討剋蕭勃。禽歐陽頎。計畫多出山才。後文育重鎮豫章。金口山才復為鎮南長史。豫章太守文育為熊曇朗所害。曇朗囚山才等。送于王琳。未至而侯安都敗。琳將常眾。愛由是山才獲反。累遷度支尚書。坐侍宴與蔡景歷言語過差。為有司所奏。免官。尋授散騎常侍。遷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卒。謚曰簡子。

論曰。趙知禮。蔡景歷。屬陳武經綸之日。居文房書記之任。此乃宋齊之初。傅亮。王儉之職。若乃校其才用。理不同年。

而卒能膺務濟時蓋其遇也希祥勞臣之子才名自致迹涉便佞貞介所羞元饒始終任遇無虧公道名位自卒其始優乎子高權重為戮亦其宜也華皎經綸云始既蹈元功殷憂之辰自同勁草雖致奔敗未足為非師知送往多闕見忌新主謀人之義可無慎哉然晚遇誅夷非其過也毛喜逢時遇主好謀而成見廢昏朝不致公輔惜矣沈陸所以見重固亦雅望之所致焉

列傳第五十八

南史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九

南史六十九

李

延壽

沈炯

虞荔

傅縡 章華

顧野王

姚察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府記室參軍炯有雋才為當時戶里仕梁為尚書左戶侍郎吳令侯景之難郡太守袁君正入援建鄴以炯監郡臺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使召炯方委以書記炯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救之僅而獲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

及子仙敗王僧辯素聞其名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上表勸進僧辯令炯制表當時莫有逮者陳武帝南下與僧辯會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為其文及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氏及子行簡並殺之炯弟攜其母逃免侯景平梁元帝既其妻子嬰戮特封原鄉侯僧辯為司徒以炯為從事中郎梁元帝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魏剋荊州被虜甚見禮遇授儀同三司以母在東恒思歸國恐以文才被留閉門却掃無所交接時有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曰臣聞

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靈臺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身之采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僊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茂茂陵玉盤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膺膺別風餘跡帶陵阜而芒芒羈旅縲臣豈不落淚昔承明見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傲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煙霞伏增懷戀奏訖其夜夢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免還幾時可至少

日便與王克等並獲東歸歷司農卿御史中丞陳武帝受
禪加通直散騎常侍表求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求
去詔答曰當敕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無廢也初武帝
嘗稱烟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欲
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境帝欲使烟因是
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徒衆以疾卒于
吳中贈侍中謚恭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
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
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

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之胤言於王王欲
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
相欽重還郡即辟為主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及長美風
儀博覽墳籍善屬文仕梁為西中郎法曹外兵參軍兼丹
揚詔獄正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命
勒之于館仍用荔為士林學士尋為司文郎遷通直散騎
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
帶掌唯荔與顧協泊然靜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見知尋
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
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為中書侍郎貞陽

侯僭位授揚州別駕並不就張彪之據會稽蒞時在焉及文帝平彪武帝及文帝並書招之迫切不得已乃應命至都而武帝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尋領大著作初蒞母隨蒞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文帝深器之常引左右朝夕顧訪蒞性沈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第二弟寄寓于閩中依陳寶應蒞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敕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蒞因以感疾帝欲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蒞以禁中非私居之所

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敕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曰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杖屨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蒞終不從卒贈侍中謚曰德子及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世南並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栖遁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工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

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兩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
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
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實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
唯以書籍自娛岳陽王譽為會稽太守寄為中記室領郡
五官掾在職簡略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候
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及城陷遁還鄉里張彪往臨川強
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
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陳武帝平侯景寄勸
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中書侍郎寶
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為僚屬委以文翰寄

固辭獲免及寶應結昏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
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
又嘗令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
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復驪驕
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
慮禍及己乃為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偽稱脚疾
不復起寶應以為假託遣人燒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動親
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
救之寶應自此方信之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
因書極諫曰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

流離艱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
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陰將盡常恐卒填
溝壑消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
之慮少思察之則冥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
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
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
文武兼資英威動俗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誓衆抗威
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人乎
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
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人無定主豺狼當
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鑿從折
衝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算遠圖發於衷誠
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
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
於物者也屢申明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
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翻然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
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為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
無足采乎慮一得請陳愚筭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畧刻
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自天厭梁德多難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

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
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當
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網再張地
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
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張備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
一士之說琳即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斫角稽顙委命
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
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勦力勤王豈不勲高竇
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
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敘擢至如余孝頃潘

純陀李孝欽歐陽頎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曾中豁然
曾無纖芥况將軍疊非張繡罪異畢謀當何慮於危亡何
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
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事可
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狽一
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
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
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擊馬埋輪奮不顧命以
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強孰如侯景
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

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人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玉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關鋒

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為心齊肝口夫之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以漢朝吳楚晉室穎顯連城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又其明十也為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覽未不再計此成敗之効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蕃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蕃

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石
金石相獎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絲微餘
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甘之如薺寶應嘗

謂寶應曰虞公病篤言多錯謬寶應乃小釋亦以
且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扞秦

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既禽凡諸官

交涉者皆誅唯寄以先識免禍初沙門慧標涉

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

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標

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慧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

始少以此終後竟坐是誅文帝尋敕都督章昭達發遣寄

還朝及至謂曰管寧無恙甚慰勞懷頃之帝謂到仲舉曰

衡陽王既出閣須得一人旦夕游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

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乃手敕用寄寄

入謝帝曰所以暫屈卿游蕃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

表相事也後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寄乃辭

以疾不堪旦夕陪列王於是令長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

決之但朔旦牋修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後卒寄少

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臨危執節

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楚荔隔絕因感

南史列傳五十九
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
至秩滿裁暮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
謝病私庭每諸王為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
几杖侍坐嘗出游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
左或言誓為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制
文筆遭亂並多散失

傅綽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父彝梁臨沂令綽幼聰敏七
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太清末丁母憂
在兵亂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後依湘州
刺肅史循循頗好士廣集墳籍釋律志尋閱因博通羣書王

琳聞其名引為府記室琳敗隨琳將孫瑒還都時陳文帝
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綽啓謝詞理周洽文無加點晃還
言之文帝召為撰史學士再遷驃騎安成王中記室撰史
如故綽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慧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
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累遷太子庶子後主
即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綽為
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
者亦無以加甚為後主所重然性木強不持檢操負才使
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佞見幸專
制衡軸而綽益踈文慶等因共譖之後主收綽下獄綽素

南史列傳五十九
剛因憤恚於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黔黎
省嗜慾遠詔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
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
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百姓如草芥後宮
曳綺繡厩馬餘菽粟兆庶流離轉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
損耗神怒人怨眾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
主大怒頃之稍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繹對曰
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官者
李善度窮其事賜死獄中有集十卷繹雖強直有才而毒
繹慢為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

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時有吳興寧華
字仲宗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游處頗通經史
善屬文侯景之亂游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頎
為廣州刺史署為南海太守頎子紇敗乃還都後主時除
太弟令非其所好乃辭以疾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
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
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
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壇場日蹙隨軍監
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書奏後
主大怒即日斬之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為梁東中武陵王府參
軍事父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術知名
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嘗制日
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
篇長而徧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
字無所不通為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
及琅邪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
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畫賢時人稱為二絕及
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小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
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八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

被甲陳老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城
陷逃會稽陳天嘉中敕補撰史學士大建中為太子率更
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後為黃門侍郎光祿卿
知五禮事卒贈祕書監右衛將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
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其厲精力行皆
人所莫及所撰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一卷
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記一卷玄象表一
卷並行於時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
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時有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也
好學博通經史上梁為太子舍人侯景功封松陽縣

侯陳文帝為會稽太守以濟為宣毅府長史及即位授侍中太建中歷位五兵度支祠部三尚書卒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吳太常卿信之九世孫也父僧坦梁太醫正及元帝在荊州為晉安王諮議參軍後入周位遇甚重察幼有至性六歲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十二能屬文僧坦精醫術知名梁代二宮所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為游學之資察並用聚書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修文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後兼尚書駕部郎遇梁室亂隨二親還鄉里在亂離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荊州即位授察原鄉令後為佐著作撰史陳永定中吏部尚書徐陵領大著作復引為史佐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尋為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者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著西聘道里記使還補東宮學士遷尚書祠部侍郎舊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官懸之樂八佾之儻爾後因循不革至梁武帝以為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無官懸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宣帝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為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咸希

亂隨二親還鄉里在亂離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荊州即位授察原鄉令後為佐著作撰史陳永定中吏部尚書徐陵領大著作復引為史佐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尋為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者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著西聘道里記使還補東宮學士遷尚書祠部侍郎舊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官懸之樂八佾之儻爾後因循不革至梁武帝以為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無官懸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宣帝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為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咸希

百汙下 乃博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為是當時驚駭莫不慙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議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後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為戎昭將軍知撰梁史後主立兼東宮通事舍人知撰史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轉太子僕餘並如故初梁室淪沒察父僧坦入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敕申專加譬抑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頻讓不許俄敕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既

累居憂戚齋素日又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為之動容命停長齋令從晚食又詔授秘書監領著作奏撰中書表集歷度支吏部二尚書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遂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陳亡入隋詔授秘書丞別敕成梁陳二史又敕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蔬菲別日獨召入內殿賜果菜指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開皇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察在陳時聘周因得去父僧坦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

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爲之歔歔丁後母杜氏喪解職
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于戶上仁壽二年詔除負外散騎
常侍晉王侍讀煬帝即位授太子內舍人及改易衣冠刪
定朝式預參對問大業二年終于東都遺命薄葬以松板
薄棺纔可容身上周於棺而已葬日止鹿車即送厝舊坐
北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菜果
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初察欲讀一藏經並已究竟將
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
顏色如恒兩宮悼惜贈賜甚厚察至孝有人偷鑿識冲虛
謙遜不以所長矜人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所著漢書訓纂

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文集
二十卷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開皇中文帝遣中書舍
人虞世基索本且進臨亡戒子思廉撰續思廉在陳爲衡
陽王府法曹參軍會稽王主簿

論曰沈炯才思之美足以繼踵前良然仕於梁朝年已知
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宰及於運逢交喪驅馳戎馬所在
稱美用捨信有時焉虞荔弟兄才行兼著嶠嶇喪亂保茲
貞一並取貴時主豈虛得乎傳緯聰警特達才氣自負行
之平日其猶殆諸處以危邦死其宜矣顧姚柄託藝文蹈
履清直文質彬彬各踐通賢之域美矣乎

列傳第五十九

南史六十九

列傳第六十

南史七十

循吏

李

延壽

吉翰

杜驥

申恬

杜慧慶

阮長之

甄法崇

孫彬

傅琰

孫斌

虞愿

王洪軌

李

沈瑀

范述曾

孫謙

從子廉

何遠

郭祖深

嘉靖十年

南史卷六十九

昔漢宣帝以爲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德齊禮移風易俗未有不由之矣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糶東南雖所未暇而黜已屏欲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謁之私園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承大業及難與陝服六戎薄伐興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自此方內晏安庶蕃自心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其爲斷雖沒世不從未及曩時而人有所係吏無苟

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舉境外捍於是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深賦厚歛天下騷動自茲迄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江東蕞爾迫隘荐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及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大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彫栞綺節珠窻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人

命未快其心明皇繼祚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流莅人之官遷變歲屬突不得黔竈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人乖於昔蓋由為上所擾致化莫從齊高帝承斯奢縱輔立幼主思振人瘼風移百城為政未朞擢山陰令傅琰為益州刺史乃損華反樸恭已南面道人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為比永明繼運垂心政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為小滿水旱之災輒加振卹十許年中百姓無犬吠之驚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袷服華糒桃花淶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

往非適明帝自在布衣達于吏事及居宸扆重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屬以魏軍入伐壘場大擾兵車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繼以昏亂政由羣孽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哀刻聚斂侵擾黎甞天下搖動無所措其手足梁武在曰知人疾苦及定亂之始仍下寬書東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及踐皇極躬覽庶事日具聽政求瘼卹隱乃命輜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人勞已所先事唯急病元年始去人貴計丁為布在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錦之飾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圓案所陳不過三盞蓋

以儉先海內也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親勗政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漑為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駿為晉安太守漑等居官竝以廉絜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有異績以為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為宣城太守剖符為吏者往往承風焉斯亦近代獎勸之方也案前史各立循吏傳序其德美今竝掇采其事以備此篇云

言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為龍驤將軍劉道憐參軍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侯參末武帝中軍軍事臨淮太守復為道憐驃騎中兵

參軍從事中郎為將佐十餘年清謹勤正甚為武帝所知賞元嘉中歷位梁南秦二州刺史徙益州刺史加督在任著美績其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累遷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豫州梁郡諸軍事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且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於官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耽

避難河西因仕張氏符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兄坦頗
涉史傳宋武帝平長安隨從南還元嘉中位青冀二州刺
史晚度北入南朝常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為清
途所隔坦恒以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
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
如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辯見知上變色曰卿
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高
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
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
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此士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

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
焉累遷長沙王義欣後軍錄事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
入河南加建武將軍魏撤河南戍悉歸河北彥之使驥守
洛陽洛陽城廢久又無糧食及彥之敗退驥欲棄城走慮
為文帝誅初武帝平關洛致鍾虛舊器南還一大鍾墜洛
水中至是帝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
率所領牽鍾於洛水驥乃遣使給之曰虜既南度洛城勢
弱今脩理城池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眾
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鍾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
驥及至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眾去驥亦委城南奔

白文帝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入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
復禁上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聳夫於壽陽聳夫吳興
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偏裨小將莫及十七年驥為青冀
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于宋末刺
史唯羊穆之及驥為吏人所稱詠後徵為左軍將軍兄坦
代為刺史北土以為榮焉坦長子琬為員外散騎侍郎文
帝嘗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信未及發又追取之敕函已
發大相推檢上遣主書詰責驥并檢開函之主驥荅曰開
函是臣第四息季文伏待刑坐上特原不問卒官第五子
幼文薄於行明帝初以軍功封邵陽縣男尋坐巧妄奪爵

後以發太尉廬江王禧謀反事拜給事黃門侍郎廢帝元
徽中為散騎常侍幼文所莅貪橫家累千金與沈勃孫超
之居止接近又竝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既死廢帝深疾之
帝微行夜輒在幼文門墉間聽其絃管積久轉不能平於
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兄叔文為長水校尉亦
誅

中怙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為石季龍司徒宋武帝
平廣固怙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晉竝以幹用見知武
帝踐祚拜太中大夫宣元嘉初歷宛青二州刺史怙兄謨
與朱脩之守滑臺魏剋滑臺見虜後得還為竟陵太守怙

初為驍騎劉道憐長兼行參軍宋受命辟東宮殿中將軍
度還臺直省十年不請休急歷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至
皆有政績又為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接任榛屢被寇
抄怙到任密知賊來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元
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諸軍事太山太守威惠
兼著吏人便之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怙為冀州刺
史加督明年加濟南太守孝武踐祚為青州刺史尋加督
齊地連歲興兵百姓雕弊怙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
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
之後拜豫州刺史以疾徵還道卒死之日家無遺財子寔

南譙太守謨子元嗣海陵太守元嗣弟謙臨川內史永子
坦孝建初為太子右衛率徐州刺史大明元年魏攻兗州
孝武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兗
州魏軍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人今軍出無功宜
因此剪撲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法系坐
白衣領職坦棄市羣臣為請莫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
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為朝廷所在誅我入市亦當不
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尚方尋被宥復為驍騎將軍
疾卒子令孫明帝時為徐州刺史討薛安都行至淮陽即
與安都合第聞時為濟陰太守戍睢陵城奉順不同安都

安都攻圍不能剋會令孫至遣往唯陵說聞聞降殺之令
孫亦見殺

杜慧慶交阯朱戴人也本屬京兆曾祖元為寧浦太守遂
居交阯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為日南九德交阯太守初九
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滕遜之
當至分遣二子斷遏水陸津要瑗收眾斬遜州境獲寧後
為龍驤將軍交州刺史宋武帝義旗建進號冠軍將軍盧
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年卒年八十四贈
右將軍慧慶瑗第五子也七年除交州刺史詔書未到其
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慶乃率文武六千人拒

循於石碓破之循雖破餘黨皆習兵事李遜子孫李弈李
穆李脫等皆奔竄石碓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弈等與
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弈等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
津令三軍入城乃食慧慶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
高樓合戰放火箭循眾艦俱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
斬循及父瑗并循二子並傳首建鄴封慧慶龍編縣侯武
帝踐祚進號輔國將軍其年南討林邑林邑乞降輸生口
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攸奉表獻捷慧慶希
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
歲荒人飢則以私祿振給為政纖密有如居家由是威惠

霑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卒追贈左將軍以慧慶長子弘文為坂遠將軍交州刺史初武帝北征關洛拜慶板弘文行九真太守乃繼父為刺史亦以寬和得衆襲爵龍編侯元嘉四年文帝以廷尉王微為交州刺史弘文被徵會得重疾卒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以報所荷况親被徵命而可晏然者乎弘文母阮年老見弘文輿疾就路不忍別與到廣州遂卒臨死遺弟弘猷詣建鄴朝廷甚哀之孝建中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為豫州刺史和之先歷始興太守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每出獵猛獸伏不敢起

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祿大夫父普驃騎諮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除服蔬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為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時王弘為江州雅相知重引為車騎從事中郎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至郡少時母亡葬畢不勝憂卒時郡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

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閣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悔暗室前後所莅官皆有風政為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子師門原鄉令元嘉初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史魏恭子廉惜脩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為政寬濟遺詠在人前鮦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人思其政故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如褒賚以

勸于後各被褒賜歆之字叔道河東人曾祖愆期有名世官至南蠻校尉歆之位左戶尚書光祿大夫卒官

甄法崇中山人也父匡位少府卿以清聞法崇宋末初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整蕪境爾然于時南平繆士通為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聽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受為辭因遜謝下席而法崇為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歎美之法崇孫彬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

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擅越
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謂曰
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帝布衣
而聞之及踐祚以西昌侯藻為益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錄
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誠以廉慎彬獨曰
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及
在蜀藻禮之甚厚云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曾祖弘仁宋武帝之外弟以
中表歷顯官位太常卿祖劭字彥先負外散騎侍郎父僧
祐山陰令有能名琰美姿儀仕宋為武康令遷山陰令

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賜爵新亭侯元徽中遷尚書
丞母喪鄰家失火延燒琰屋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
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烟焰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
煩積復以琰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
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織屑乃罰賣糖者入二野父爭
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
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琰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
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中遷益州刺史自
縣遷州近世罕有齊建元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
中為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卒琰喪西還

有詔出臨哭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劉闡慰晉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何敬叔故鄣縣令丘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沈字彥流東海人歷錢唐山陰秣陵令南平長沙太守清廉戒慎身怕居祿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憇故吏爲營棺柩聞慰自有傳仲起見沈憲傳散叔見子思澄傳寂之字德玄吳興烏程人年十七爲州西曹掾直主簿刺史王或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或方於車中爲教然後開或歎曰不意郭君章近在閤下即轉爲主簿在縣專以廉潔御下于時丹徒縣令沈嶺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者不可爲也政當處季孟之間平嶺吳興武康人性踈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荅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爲誰嶺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嶺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又有汝南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然無私奉於都水使者無以殞斂吏人爲買棺器齊武帝聞而非之自治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車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

恤乃敕不給贈賻琰子嗣為寒賤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
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靈捷伏惠化如神何以至
此荅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
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履山陰建康令政常為天下第
一終於司農卿後嗣又代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日願以
舊政告新令尹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
示既而罷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嗣
天監中為建康令復有能名位驃騎諮議子歧岐字景平
仕梁起家南康王左常侍後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

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復除如新令縣人有因闕稍毆
而死死家許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荅郡乃移
獄於縣歧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自服法當償死會
冬節至歧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亡者有此今不可
行歧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
遽以狀聞歧後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闐數十
里至都除延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
兼舍人如故歧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
使歲中再至常遣歧接對焉大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
舍人如故歧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

貞陽侯蕭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三年明遣使還述魏欲
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邊境且得靜寇
息人於事為便議者竝然之岐獨曰高澄既新得志何事
須和必是設閒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
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愼其計中且彭城
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和不
可許异等固執帝遂從之及遣使景果有此疑遂舉兵入
寇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侯景入關前
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當解圍還軍數許之乃於
城西立盟求遣召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王主嫡嗣之重

乃許之乃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
晉羅翼得解圍岐獨言於眾曰賊舉兵為逆豈有求
景背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勤勞封南豐縣侯固辭
受宣城太守岐帶疾出國卒於宅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
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
賚及家人皆異之宋元嘉中為湘東王國常侍及明帝立
以愿備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
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
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星丈

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救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內省
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後
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
安太中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
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
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
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
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其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
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
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 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

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
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羅帝尤好逐
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
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荅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
帝甚悅食逐夷積多曾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啓飲數升酢
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効大
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侍疾久轉正真即出爲
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實錄其兒婦
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鱉蛇膽
可爲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

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海
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
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
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善得無事以母老解
除後軍將軍褚彥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
埃有書數卷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
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為上虞令季愿從省步
出還家不得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
事宋明帝齊初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
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洪軌上谷人也宋太始中魏剋青州洪軌得別駕清河
崔祖歡女仍以為妻祖歡女說洪軌南歸宋桂陽王之難
隨齊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稱卿可自
防答曰天下無洪軌何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帝
甚賞之後為晉壽太守多昧贓賄為州所按大懼棄郡奔
建鄴高帝輔政引為腹心建武初為青冀二州刺史悔為
晉壽時貨賂所敗更勵清節先是青州資魚塩之貨或彊
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部下交以祈利益洪軌至一
皆斷之啓求侵魏得黃郵塩倉等數成後遇敗死傷塗地
深自咎責乃於謝祿山南除地廣設茵席殺三牲招戰亡

者竟祭之人人呼名躬自沃盥仍慟哭不自勝因發病而
亡洪軌既北人而有清正州人呼為虜父使君言之咸落
淚永明中有江夏李珪之字孔璋位尚書右丞兼都水使
者歷職稱為清能後兼少府卒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
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
名為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左丞殷瀾瀾與語及政事甚器
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
引為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子恃勢
傲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強子良甚相知賞雖家事皆以

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嘗使送人丁速而
無怨遙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為乃令瑀專知
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為艱明帝
使瑀行脩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
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書佐歸訴遙光遙
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
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為建德令教人一
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懽悅頃
之成林去官還都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梁
武起兵圍郢城瑀說伯之迎武帝伯之泣曰余子在都瑀

曰不然人情匆匆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降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未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為帝說之帝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帝即位雲深薦瑀自旣陽令擢兼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言瑀催督運輸軍國獲濟帝以為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幹帝竝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為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訴無所通以法繩之縣南又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至此鬻瓦器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瑀廉絜自守故得遂行其意後為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仍為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屈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為人所殺多以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尋卒事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穎彥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
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曰此子必為王者師齊文
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齊高帝引述曾為之師友起家
宋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遷太子步兵
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為人騫諤在官多所諫爭太子雖不
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為周舍太子
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齊明帝即位為永嘉太守
為政清平不尚威猛毗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為
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
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

通居人安業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為
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
籠朴十餘枚而已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梁武帝踐
祚乃輕行詣闕仍辭還武帝下詔褒美以為太中大夫述
曾生平所得奉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資以天監八
年卒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後有吳興丘師施亦廉
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蓋是倉庫券帖當時
以比述曾位至臺郎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
稱其敦睦仕宋為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號為神明宋明

帝以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謙
將述職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宥蓋待之失節耳何
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
競餉金寶謙慰喻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
奉秋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恩大著視事三年
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建平
王將稱兵患謙強直託事遣使至都然後行詔及建平誅
遷左軍將軍齊初爲錢唐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
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練帛以送謙守不受
去官輒無宅借空車乘馬而求明初爲江吳太守坐

代輒去郡繫尚方項之免爲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
謙爲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願度際會輒散甲
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梁天監六年爲零陵太守年已
衰老猶強力爲政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暴謙至絕迹
及去官之夜猛獸即害居人謙爲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
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鄰境九年以老徵爲光祿大夫及至
帝嘉其清察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効帝笑之朕
當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詔加優秩給親信二十人并
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
遽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卧未嘗有蚤

蚡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六十者每朝會輒先衆
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嘗病寄謙謙
行出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
其妻有彭城劉融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開
聽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衆咸服其行義末年頭生
二肉角各長一寸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臨終遺命諸
子曰吾少無人間意故自不求聞達而仕歷三代官成兩
朝如我資名或蒙贈謚自公體耳氣絕即以幅巾就葬每
存儉率比見輜車過精非吾志也士安東以遠祿王孫保
入后地雖是匹夫之節取於人情未允今使棺足周身壙

足容柩旆書爵里無曰不然旆表命數差可停息真就輜
牀裝之以廢以常所乘者為魂車他無所用第二子貞巧
乃織細縠裝輜以幾為鈴佩雖素而華帝為舉哀甚悼惜
之

從子廉字思約父奉伯位少府卿淮南太守廉便辟巧官
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
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
食廉必曰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為列卿御
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儉薄才客於廉廉委
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為履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

躡面不知墮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然處官平直遂以善政稱武帝嘗曰東莞二孫謙廉而已

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仕齊為奉朝請豫崔暹景敗亡事抵尚書令蕭懿懿深保匿焉會赦出頃之懿遭難子第皆潛伏遠求得懿弟融藏之既而發覺遠踰垣以免融遇禍遠家屬繫尚人遠遂亡度江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求迎梁武帝肅遣兵援送武帝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人也武帝踐祚以奉迎勲封廣興男以為後軍鄱陽王恢錄事參軍

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為恢亦推心杖之寄託密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偽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遂為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測遠度已無贓就測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後為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

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
鵝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帝
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
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暮年遷樹功將軍始興
內史時泉陵侯朗為桂州緣道多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
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脩葺牆屋人居市里城隍廐庫所
過若營家焉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充其
租調以此為常然其聽訟猶人也不能過絕而性果斷人
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後
歷給事黃門侍郎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酒失遷東

陽太守遠處職疾強富如仇讎視貧細如子弟特為豪右
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為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性耿介
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
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是以多為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
為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
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
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
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眾共伺之不能記也
後為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從後隨蔡道恭在司

州陷北還。書言境上事不見用。選爲長兼南梁郡丞。徙後軍行參軍。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與觀。詣闕上封事。其略曰。大梁應運功高。百王慈悲。旣弘憲律。如耆愚輩。罔識褻慢。斯作各競奢侈。貪穢遂生。頗由陛下寵勲太過。馭下太寬。故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入多徑。直弦者淪溺。溝壑曲鉤者升進。重背飾口。利辭競相。推薦訥直守信。坐見埋沒。勞深勲厚。祿賞未均。無功側入。反加寵擢。昔宋人賣酒。大惡致酸。陛下之人。其甚矣哉。臣聞人爲國本。食爲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推此而言。曲民爲急務。而郡縣苛暴。不加勸獎。今年豐歲。稔猶人有飢

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境。比來慕法。晉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墮本。勤末。置邇効賒也。今商旅轉繁。游食轉衆。耕夫日少。杼軸日空。陛下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勤農桑者。擢以階級。惰耕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人足。廉讓可生。夫君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於道。小人謀於利。志於道者。安國濟人。志於利者。損物圖己。道人者。害國。小人也。忠良者。捍國。君子也。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尼則令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鑿跡則湯熨散丸。皆先自爲

也臣謂爲國之本與療病相類瘵病當去巫鬼尋華扁爲國當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有勉捨說內則有雲旻雲旻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主慈臣惟息謀外旬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寃若賈誼重生豈不慟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宥而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稷計重而螻蟻命輕使臣言入身滅臣何所恨夫謀臣良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要在用耳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爭是誰執事皆同而不和荅問唯唯而已入封則言聖旨神衷出論則云誰敢逆耳過實在下而謫見於

上遂使聖皇降誠躬自引咎宰輔晏然曾無謙退且首僚卿士尠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鎊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讎法嚴則人思善德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斂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伏願抑獨斷之明少察愚瞽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條以爲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貴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

出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
能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
此則法興俗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剝
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朝廷擢用勲舊為三陲州郡不顧
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為務地脅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尤
受其弊自三關以外是處遺毒而此勲人投化之始但有
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揚徐之人逼以累役多投其
募利其貨財皆虛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遠役身歸鄉
里又懼本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僑戶之興良由此故又
梁興以來發人征役號為三五及投募將客主將無恩存
卹失理多有物故輒刺叛亡或有身殞戰場而名在叛目
監符下計稱為逋叛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
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則合村
皆空雖肆責時降蕩滌惟始而監符猶下舊日限以嚴程
上下任信下轉相督促臺使到州州又遣押使至郡州郡
競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於是斂戶課薦
其筐篚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其百里微欲矯俗則嚴科
立至自是所在恣意貪利以事上官又請斷界首將生口
入北及關津廢替須加糾擿又言廬陵年少不宜鎮襄陽
左僕射王暕在喪被起為吳郡曾無辭讓其言深刻又請

復郊四星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為豫章鍾陵令
負外散騎常侍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為南津校尉以祖深
為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
嚴清刻由來王侯執家出入津不忌憲網俠藏亡命祖深
搜檢姦惡不避強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
彥事周捨贓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
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姓餉一早青瓜祖
深報以疋帛後有富人効之以貨鞭而徇眾朝野憚之絕
於干請所領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討逐越境追禽江中
嘗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仍令所見人先登不

時進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近長江肅清

論曰善政之於人猶良工之於六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焉
漢世戶口殷盛刑務簡闊器亦之職外無橫擾勸賞威刑
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品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世
德政以盡人和興義讓以存節以故龔黃之化易以有
降及晚代情偽繁起人減昔時務殷前出立績垂風難
百倍若以上古之化御此世之人今吏之良無前代之
則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陽卧鎮如或可勉未必必
古蓋化有醇薄者也

列傳第六十

南史卷之六

南史七十



